

元代古籍集成

第二輯

子部藝術類◎

總主編 韓格平

書史會要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元代古籍集成

第二輯

總主編 韓格平

子部藝術類◎

主編 魏崇武

書史會要

(元)陶宗儀撰 徐永明點校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史会要 / 魏崇武主编; 徐永明点校.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7

(元代古籍集成 / 韩格平主编. 第二辑)

ISBN 978-7-303-21129-6

I. ①书… II. ①魏… ②徐… III. ①汉字—书法史—中国 IV. ①J29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3784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SHUSHIHUIYAO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660 mm×980 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4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王 强 王 亮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本叢書整理與出版得到

北京師範大學中央高校自主科研基金資助

北京師範大學「九八五」工程基金資助

北京師範大學「二一一」建設基金資助

本書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元代藝術類典籍整理與研究」項目成果

《元代古籍集成》編委會

顧問（按音序排列）：

陳高華

鄧紹基

李修生

李治安

楊鐮

主編：

韓格平

副主編：

魏崇武

編委（按音序排列）：

韓格平

李軍

李山

劉曉

邱瑞中

魏崇武

查洪德

張帆

張濤

總序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由蒙古族統治者建立的多民族的統一朝代。蒙古部族早年生活於大興安嶺北部、幹難河一帶及其西部的廣大地域。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完成了蒙古各部落的統一，建國於漠北，號大蒙古國。一二七一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國號爲大元。一二七六年，元滅南宋。一三六八年，元順帝妥歡貼睦爾率衆退出中原，明軍攻入大都。明初官修《元史》，自成吉思汗建國至元順帝出亡，通稱元代。蒙古人原來沒有文字，成吉思汗時借用畏兀兒字母書寫蒙古語，從此有了蒙古文。一二六九年，忽必烈頒詔推行由國師八思巴創制的主要借鑒於藏文的新的拼音文字，初稱蒙古新字，不久改稱蒙古字，用以「譯寫一切文字」。同時，元代統治者重視學習漢文。元太宗窩闊台于太宗五年（一二三三年）頒有《蒙古子弟學漢人文字詔》，鼓勵、督促蒙古子弟學習漢語。忽必烈亦重視吸取漢文化中的有益成份，爲藩王時，曾召見僧海雲、劉秉忠、王鶚、元好問、張德輝、張文謙、竇默等，詢以儒學治道。其後的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元英宗碩德八剌均較爲主動地借鑒漢族封建文化，且頗有建樹。有元一代，居於統治地位的蒙古貴族及色目貴族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包括漢民族在內的多民族文化的影響。可以說，元代文化是由蒙古貴族主導的包容多民族文化的封建文化。其中，中土漢人和熟悉漢語的少數民族文人積

極參與元代文化建設，他們用漢語撰著的漢文著述數量極為豐富，其內容涉及到元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元代文獻的主要組成部分。

明修《元史》，未撰《藝文志》。清人錢大昕撰有《補元史藝文志》，「但取當時文士撰述，錄其都目，以補前史之闕，而遼、金作者亦附見焉」^{〔一〕}，共著錄遼金元作者所著各類書籍三千二百二十四種，其中元人著作二千八百八十八種（含譯語類著作十四種）。該書參考了焦竑《國史經籍志》、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倪燦《補遼金元藝文志》、朱彝尊《經義考》等著作，增補遺漏，糾正訛誤，頗顯錢氏學術功力。今人雒竹筠、李新乾撰有《元史藝文志輯本》，既廣泛參考前人論著，亦實際動手搜求尋訪，「凡屬元人著作，不棄細流，有則盡錄，巨細咸備」^{〔二〕}，共著錄元代作者所著各類書籍五千三百八十七種（個別著錄重複者計為一種，如方回撰《文選顏鮑謝詩評》分別著錄于詩文評類與總集類），除十一種蒙文譯書外，皆為漢文書籍。其中現存著作二千一百九十六種（包括殘本、輯佚本）。具體分佈情況如下：經部，著錄書籍一千一百一十七種，今存二百二十種；史部，著錄書籍一千零二十六種，今存二百七十三種；子部，著錄書籍一千零七十六種，今存四百八十八種；集部，著錄書籍二千一百六十八種，今存一千二百一十五種。與錢《志》相比，《輯本》具有兩項顯著的優點，一是增補了戲曲、小說

〔一〕（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序》，《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第八三九三頁。

〔二〕雒竹筠、李新乾：《元史藝文志輯本·弁言》，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三頁。

類著作，二是每一書名之後記以存佚，頗便使用者查尋。可以說，該書是目前較為詳備的元代目錄文獻。持此《輯本》，元人著述狀況及現存元人著作情況可以略窺概貌。需要說明的是，元人著作散佚嚴重。僅據元人虞集所作詩序，可知《胡師遠詩集》、《吳和叔詩集》、《黃純宗詩集》、《楊叔能詩集》、《會上人詩集》、《劉彥行詩集》、《楊賢可詩集》、《易南甫詩集》、《饒敬仲詩集》、《張清夫詩集》、《謝堅白詩集》、僧嘉訥《崱山詩集》等未著錄於《輯本》別集類，則編纂元人著作全目的工作，尚有待於來日。

陳垣先生《元西域人華化考》卷八結論中「總論元文化」一節曰：「以論元朝，為時不過百年，今之所謂元時文化者，亦指此西紀一二六〇年至一三六〇年間之中國文化耳。若由漢高、唐太論起，而截至漢、唐得國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論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計其乾隆二十年以後，則漢、唐、清學術之盛，豈過元時！」^{〔三〕}今以現存元代古籍為例，略述元代學術文化之盛。

經學是一門含有豐富哲學內容的、體現儒家思想精要的古老的學問，長期居於中國學術文化的主導地位。元代結束了兩宋以來的長期分裂局面，元代經學亦在借鑒、調和宋代張程朱陸理學的進程中，產生了許衡、劉因、吳澄等理學名家。清儒編纂《四庫全書》，收錄了約三百八十種元人著作，其中多有對於元人經學著作的讚譽之詞。例如，評價吳澄《易纂言》曰：「其解釋經義，詞簡理明；融貫舊聞，亦頗賅洽，在元人說《易》諸家，固終為巨擘焉。」評價許謙《讀書叢說》曰：「宋末元初說經者多尚

〔三〕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第一三三頁。

虛談，而謙於《詩》考名物，於《書》考典制，猶有先儒篤實之遺，是足貴也。」評價梁寅《詩演義》曰：「今考其書，大抵淺顯易見，切近不支。元儒之學主於篤實，猶勝虛談高論、橫生臆解者也。」評價趙汭《春秋屬辭》曰：「顧其書淹通貫穿，據傳求經，多由考證得之，終不似他家之臆說。故附會穿鑿，雖不能盡免，而宏綱大旨，則可取者為多。」^{〔三〕}清末學者皮錫瑞認為元代為經學積衰的時代，「論宋、元、明三朝之經學，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四〕}承認元代經學在中國經學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且有如趙汭《春秋屬辭》這樣的「鐵中錚錚、庸中佼佼」之作。

元代史學是中國史學的繼續發展時期，成就顯著，著作甚豐。其中，影響較大的著作有如下幾種。一、元順帝至正年間編纂的《遼史》、《金史》、《宋史》。三史編纂皆有三朝專史舊本可供借鑒，故歷時不及三年即告竣事，且整體框架完備，基本史實詳贍，為後人研究遼金宋歷史的重要著作。同時，順帝詔「宋、遼、金各為一史」，解決了長期持論不決的以誰為「正統」的義例之爭，顯示出元代史學觀念上的進步。二、馬端臨《文獻通考》。該書是一部記載上古至宋寧宗時期典章制度的通史。作者對唐杜佑《通典》加以擴充，分田賦、錢幣等二十四門，廣取歷代官私史籍、傳記奏疏等相關資料，對各項典章制度進行融會貫通、原始要終的介紹，篇帙浩繁，堪稱詳備。三、《元典章》。該書全稱《大元聖政國

〔三〕 上述引文分別見於《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版，第二二頁、九七頁、一二八頁、一二八頁。

〔四〕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第二八三頁。

朝典章》，為元代中期地方官府吏胥與民間書坊商賈合作編纂的至治二年（一三二二年）以前元朝法令文書的分類彙編，分詔令、聖政、朝綱等十大類，六十卷。書中內容均為元代的原始文牘，是研究元代法制史與社會史的重要資料。四、《大元大一統志》。該書為元朝官修地理總志，始纂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年），成書于元成宗大德七年（一三〇三年），六百冊，一千三百卷，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輿地書。該書氣象宏闊，內容廣泛，取材多為唐宋金元舊志，今僅有少量殘卷存世。

元代子書保持和發揚了傳統子書「入道見志」、「自六經以外立說」的基本特色，廣泛干預社會生活，闡發個人學術（含藝術）觀點，產出了許多優秀作品。面對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交織的社會現實，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謝應芳《辨惑編》、蘇天爵《治世龜鑒》諸書推闡朱熹學說，力闢民間疑惑，探求治世方略，顯示出元代子部儒家類著作的基本格調。元代科學技術水平有了新的進展。李冶《測圓海鏡》的成書標誌着大元術數學方法的成熟，「是當時世界上水平最高的代數著作」。^{〔二〕}稍後朱世傑《四元玉鑒》用四元術解方程（包括高達十四次方的我國數學史上最高次方程），「對方程的研究（列方程、轉化方程和解方程等），朱世傑在中國歷史上達到頂峰」，「《四元玉鑒》的另一部分重要內容是有關垛積與招差問題，就其成果的水平來看達到了中國古代此類問題的高峰」。^{〔三〕}司農司編《農桑輯要》、魯明善

〔二〕 李迪：《中國數學史大系·第六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九七頁。

〔三〕 李迪：《中國數學史大系·第六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二六〇頁、二六一頁。

撰《農桑衣食撮要》、王楨撰《農書》三部農書，是元代農學的代表作。又李杲有「神醫」之譽，「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為尤長」^{〔一〕}，觀其所著《內外傷辨惑論》、《脾胃論》、《蘭室秘藏》諸書，可知時人所譽不誣。

元代人文學創作的積極性很高，吟詩作文是當時文人的普遍行為。「近世之為詩者不知其幾千百人也，人之為詩者不知其幾千百篇也」^{〔二〕}。與經、史、子部著作相比，元代集部著作數量最多。其中，尤以別集數量居首。現存或全或殘的各種別集（含詩文合集、詩集、文集、詞集）約六百六十種。閱讀郝經《陵川集》、姚燧《牧庵集》、劉因《靜修集》、吳澄《吳文正公集》、趙孟頫《松雪齋集》、袁桷《清容居士集》、歐陽玄《圭齋集》、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虞集《道園學古錄》、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等別集，可以從其不同個體的視角，瞭解元代社會生活的諸多不同側面，瞭解作者個人的情感與情操，體味元代詩文創作的藝術成就。而閱讀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馬祖常《石田集》、李術魯《菊潭集》、薩都剌《雁門集》、迺賢《金台集》等少數民族作家用漢語創作的詩文，則於前者之上，平添了幾分讚歎與欽敬。蘇天爵《元文類》，選錄元太宗至元仁宗約八十年間名家詩文八百餘篇，後人將其與宋姚鉉《唐文粹》、宋呂祖謙《宋文鑒》相提並論。元代雜劇與散曲創作成就顯著，後人編輯的雜

〔一〕《元史·方技傳》，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版，第四五四〇頁。

〔二〕（元）吳澄：《張仲默詩序》，李修生：《全元文》，第十四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二六五頁。

劇或散曲總集有所收錄，較全者，有今人王季思主編的《全元戲曲》與隋樹森《全元散曲》。

總之，元代古籍內涵豐富，在中國古代文化發展史上居於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

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元代古籍，既有少量當初的刻本或抄本，又有大量明清時期的翻刻本、增補修訂本、節選本或輯佚本，版本系統複雜，內容互有出入，文字脫訛普遍，大多未經整理，今人使用頗為不便。有鑒於此，我們決心發揚我校陳垣先生發端的整理研究元代文獻的學術傳統，充分利用此前編纂《全元文》的學術積累，利用十年至二十年時間，整理出版一部經過校勘標點的收錄現存元代漢文古籍的大型文獻集成——《元代古籍集成》。我們的研究計畫得到了北京師範大學領導及相關院、處的充分肯定與大力支持，在「二一一」、「九八五」、自主科研基金等方面提供科研資金予以資助；海內外學界師友或給以殷切勉勵，或積極參與我們的工作；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在出版資金、編校力量方面予以積極投入，在此，謹致以衷心感謝。同時，我們深知，完成這樣一項巨大工程，不僅耗時、費力，還要承擔一定的歷史責任。我們將盡力而為，亦期待着來自各方面的批評指教。是為序。

韓格平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於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

點校說明

陶宗儀字九成，號南村，黃巖（今浙江台州路橋）人。生於元至治二年（一三二二）^{〔一〕}。卒年不詳。據《四庫全書》本《頤庵文選·張處士墓志銘》記載，陶宗儀曾為處士張文瑤作行狀，處士之卒在永樂元年（一四〇三）九月十四日，若以生於至治二年推算，則永樂元年陶宗儀已屆八十二歲高齡。陶氏得姓於堯，魏晉南北朝時期，陶氏出了三位非常有名的人物，即軍事將領陶侃、文學家陶淵明和道學思想家陶弘景。元代名士鄭元祐為陶宗儀父親作墓碣，在述及歷史上陶氏有名的人物時，即提到上述三人。陶宗儀《南村輟耕錄》錄有陶淵明和陶弘景的年譜，明代著名出版家毛晉在其刻的《南村輟耕錄》書末跋云：「其譜靖節、貞白世系，尤簡韻可喜，意自負為陶氏兩公後一人耶？」和陶淵明、陶弘景相比，陶宗儀在思想境界上確實與他們存在着共通之處。

若論陶宗儀的直接始祖，應為宋代的陶榘，榘任台州司戶參軍，「遂家於台」。五世祖若晦「始居之

〔一〕 陶宗儀的生年有一三一二、一三二四、一三一六、一三二〇、一三二九、一三三五等多種說法，此從台州路橋區史志辦管彥達先生的說法。《陶宗儀生卒年考》，見應再泉、徐永明、鄧小陽：《陶宗儀研究論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管彥達先生最近又示筆者新的考證成果（未發表），進一步論證了此說。

地乃以姓顯」，四世祖辰任史館校勘，曾祖居安官至太常寺簿，祖應雷爲太學錄，入元不仕；父煜，字明元，號逍奧山人，又號白雲漫士，歷官歸安縣典史，後改任上虞典史，其喜吟詠，善樂章，通書法。母親趙德真，爲宋宗室趙孟本女，由於這個緣故，陶宗儀與著名書法家趙孟頫父子自有一種「親誼」的關係。《明史》本傳即稱陶宗儀「刻志字學，習舅氏趙雍篆法」，趙雍即爲孟頫之子。陶宗儀兄弟姊妹六人，弟宗傳，字夢臣，元末爲江浙省掾，轉臨海縣尹，入明知代縣；弟宗儒，字漢生，至正二十三年爲江浙行院管勾，遷江浙行省檢校，陞行院都事，明初官秘書監，仕至吏部員外郎。妹宗媛、宗婉因明兵入城，抗節而死；妻元珍，爲都漕運萬戶松江費雄女。

陶宗儀年輕時曾參加科舉，不中，即棄去。此後專意古學，於書無所不窺。曾出遊浙東，師事張翥、李孝光、杜本等。元末，寓居松江，教授弟子以自給。浙帥泰不華、南臺御史丑間舉爲行人，又辟爲教官，皆辭去不就。張士誠據吳，署爲軍諮，亦不赴。洪武六年（一三七三），陶宗儀被守令薦至京師，朝廷欲官之，以病固辭。洪武末年，有司聘爲教官，洪武二十九年（一三九六），率弟子赴禮部試，讀《大誥》，賜鈔歸，久之卒。所著有《南村輟耕錄》三十卷、《南村詩集》四卷、《書史會要》九卷（《補遺》一卷）、《滄浪棹歌》一卷、《四書備遺》二卷（佚），另編有《說郭》一百卷、《草莽私乘》一卷、《古刻叢鈔》一卷、《遊志續編》一卷等。

《書史會要》是一部敘述字體演變、結構特點及歷代書法家小傳的著作，是研究中國書法史的必備參考。是書凡九卷，其中前八卷爲上古至明初擅書者小傳，第九卷爲前人技法理論，末附補遺一卷。明

代開國文臣之首宋濂爲此書作序云：「其事核，其論確。」足見評價之高。《書史會要》有洪武九年盧祥、林應麟等刻本，明崇禎二年朱氏寒玉館刻本，明崇禎二年朱氏寒玉館刻清初朱統鉷重修本，《四庫全書》本、民國武進陶珙影印本等。

一九二九年武進陶珙影印了稱之爲洪武本的本子，張金梁先生在二〇〇三年第三期《文獻》雜誌上發表《逸園影印洪武本〈書史會要〉考》一文，認爲陶珙逸園影刊的「洪武本」（簡稱逸園本）是一部作僞之書，並非洪武真本。其主要理由有二：其一，逸園本較四庫本增加《考詳》一節，而若爲陶宗儀在世刻，則不必另出《考詳》一節；其二，逸園本較四庫本增補了許多書家，有些書家應爲明代之人却劃入了元代，如胡儼，他出生於一三六一年，元朝滅亡時爲七齡童，《會要》完成時還不足十六歲，陶宗儀不可能將一個小年輕劃到元代。又宋璉爲宋濂的兒子，父親爲明朝開國文臣，兒子不可能劃入元代。此文論據充分，無可辯駁。但問題是，作者據《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提供的洪武刻本的一些信息，認爲「其中對刊刻人的確定爲陶宗儀自刻，頗爲合理」，即作者推斷國家圖書館藏的洪武九年刻本（簡稱國圖本）乃爲真本。而實際的情況是，國圖本的內容、次序與逸園本沒有根本的差異（國圖本也有《考詳》一節，置於目錄後，而逸園本置於《補遺》後，此外，個別字上有異文）。因此，以作者否定逸園本爲洪武真本的理由，同樣可以判定國圖本也非洪武真本。限於篇幅，這裏不再展開討論。此次點校以國圖本爲底本，以逸園本和四庫本爲參校本點校。

徐永明

書史會要叙

(明) 宋 濂

天台陶君九成新著《書史會要》成，翰墨之家競欲觀之，以謄鈔之不易也，共鏤諸梓，而以首簡授余叙。叙曰：史以從又持中爲義，蓋記事者也。黃帝時，始立史官，而蒼頡、沮誦，實居其職。蒼頡，制字之人也。自時厥後，史氏遂掌官書以贊治，至周宣王太史籀，復造字五十五篇，以教童幼。所謂史者，豈非字學之本源乎？然則紀歷代之善書者，名曰書史，非僭也，宜也。九成本衣冠子，自青年即精究六書之法，備知字文相生之意，乃辨析古文、篆籀、分隸、行、草諸家異同，並載其人而附見焉。先之以帝王，次之以名臣，又次之以材士大夫。起自三皇，迨於國朝。凡名一善者，悉具錄之。其事核，其論確而有徵，必遍采史傳及前修所著書，不復以異議參乎其間。書成，厘爲七卷。余嘗取而觀之，不覺喟然歎曰：夏殷而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其任至重也。大則國家禮樂、刑政、治忽、善惡，固無所不當紀，小則一事一物，該古今而資問學者，亦不可不明辨，如此而名之曰史，庶幾可也。穠葩豔卉，隨春開落，何補於事功，人則集之，號爲《花史》。硯雖適用，不過一石，何關於治教，人則編之，目爲《硯史》，是則奚可哉？必也如吾九成，精

究六書，直探皇頤、史籀之本源，歷代字體變化如浮雲者，皆可考見；致知格物之學，不爲無補，苟稱《書史會要》，孰謂非宜哉？抑余聞六書居六藝之一，周官保氏掌養國子則教之，蓋自聖人以書契易結繩之治，覽取諸夬，揚於王庭，其用最大。宜其天下無不學，學之當無不至也。余又獨慨近世以來，徇末而忘本，濡毫行墨，春蛇秋蚓之連翩，輒揚眉以驕人曰：此斯、冰也，此右軍、大令也，君子觀之，曾不滿夫一哂，讀九成之書者，不知能一自警否乎？九成，名宗儀，積學能文辭，嘗覽雜傳記一千餘家，多士林所未見者，因仿曾慥《類說》，作《說郭》若干卷，曾所編者，則略去之。君子謂其尤精博云。洪武九年八月廿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叙。